

有<sub>3</sub>愛就有<sub>7</sub>一切


# 世纪之忆

——冰心回想录



*Bingxin: The Memory of the 20th Century*

冰心◎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 世纪之忆

## ——冰心回想录

Bingxin: The Memory of the 20th Century

冰心◎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之忆 / 冰心著. —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81124-914-9

I. 世… II. 冰…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1226 号

世纪之忆——冰心回想录

冰 心 著

乐 齐 编选

责任编辑 王律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 (100191) 发行部电话: 010-82317024 传真: 010-82328026

http: // www.buaapress.com.cn Email: bhpress@263.net

————— 印装 各地书店经销 —————

\*

开本: 700×960 1/16 印张: 16.75 字数: 309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24-914-9 定价: 30.00 元

“大师的背影”丛书

## 总序：大师不朽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任何人的成长都离不开书籍。

当我们读到一本真实性、文学性、知识性、可读性俱佳，给我们以人生启示，真正有价值的好书的时候，就会感到齿颊留香，读了还想读，爱不释手。

我自己最钟爱的一类书是人物传记，特别是经典的文学和艺术大师的传记。每当读到大师们传记的时候，我总要被他们的成长故事、曲折的人生经历、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我的情感，我的灵魂，也会被自己的泪水净化，我的情操也随之得以升华。一本好书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有时它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成为这个人终生享用不尽的一笔无价财富。

我就是一个好书的受惠者。是好书把我引向了文学之路，是好书的喂养，我才得以成长为一个作家。在我离开心爱的学校，丧失读书权利的日子里，是好书慰藉了我苦闷的心灵，帮助我走出了阴霾笼罩的天空。好书叫我认识了失学不等于失败，让我懂得了条条道路通罗马，教我学会如何对待挫折和苦难。

记得我从乡间来到城市读的第一本书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一下就被它迷住了。我与保尔同欢同乐，同悲同怒。他顽强的意志，不屈不挠和困难作斗争的精神感动得我热泪盈眶，他奋斗不息的精神激励着我走出了因失学而生出的迷惘，给了我自学的力量，使我对困难和挫折有了初步的认知。

接着我读了傅雷译的罗曼·罗兰的《三巨人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两本书影响了我的一生，我至今仍然能够背诵罗曼·罗兰在《三巨人传》序言中那段使我灵魂震颤，终生享用不尽的诗样文句：“这些

传记中人的生涯，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或是悲惨的命运，把他们的灵魂在肉体与精神的苦难中磨折，在贫穷和疾病的铁砧上锻炼；或是目击同胞受着无名的羞辱与劫难，而生活为之戕害，内心为之碎裂，他们永远过着磨难的日子，他们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可是也由于灾患而成为伟大。所以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吧；倘使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的膝上休息一会罢。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甚至无须探询他们的作品或倾听他们的声音，就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行述里，即可看到生命从没像处于患难时的那么伟大，那么丰满，那么幸福。”此时，我复述这些闪烁着哲理光辉句子的时候，泪水又一次迷蒙了我的眼睛，我无数次被这段闪光的诗句感动着，每次背它时，都禁不住要泪花奔流。

就是这些大师们不朽传记作品的指引，引领我一次又一次走出苦难，引领我和坎坷的命运进行顽强的搏斗，把我的灵魂引领到了光明的祭坛，使我在磨难中看到生命的伟大和灿烂，生活的美好。我开始认识了苦难的价值，苦难并非等同于坏事，它不但可以增添我们人生的光辉，于意志顽强者还是一笔无价的财富。在面对多舛的运途，面对歧视和踩压的时候，我不再怨天尤人，不再憎恨苦难，也不再气馁，我总默默诵念着，不要惧怕磨难，人类中最优秀的和我同在！这是罗曼·罗兰给予我的，是《三巨人传》给予我的，是很多优秀的大师传记给予我的。

北航出版社以“大师的背影”为题的这个传记系列，拟陆续推出一批中外文学、艺术大师的文学传记。意在通过大师们的生平经历和事迹，启迪读者：“大师”不是天才，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们无不是历经无数的生活磨难、失败、挫折和艰难困苦，才得以达到生命辉煌峰颠的；也意在通过大师们的行述，针对现在社会上“现世无大师”的说法，展示大师的风范，提醒当今社会如何培养造就我们当今的大师。

这个系列将是一条大师的河流，沿途风景无限，非常好看又有价值。  
大师不朽！

石楠

## 第一章 故土之恋

- 002 我的故乡
- 006 我的父母之乡
- 007 故乡的风采

## 第二章 缅怀亲友

- 010 我的祖父
- 011 记萨镇冰先生
- 015 我的父亲
- 017 我的母亲
- 018 我的小舅舅
- 020 我的表兄们
- 022 我的老伴——吴文藻
- 035 我的三个弟弟

## 第三章 童年长忆

- 041 梦
- 042 往事(节选)
- 045 我的童年(1942)
- 048 我的童年(1979)
- 055 童年杂忆
- 061 童年的春节

## 第四章 中学掠影

- 063 我到了北京
- 066 我入了贝满中斋

- 071 我的中学时代
- 072 题目出得好,作文就作得好

## 第五章 大学扫描

- 074 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会志盛
- 077 旱灾纪念日募捐记事
- 079 闲情
- 080 我的大学生涯
- 086 回忆“五四”(1958)
- 088 回忆“五四”(1979)

## 第六章 初登文坛

- 091 从“五四”到“四五”
- 096 《冰心全集》自序  
——我的文学生活
- 103 我的第一篇文章
- 104 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
- 106 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
- 108 《冰心小说散文选集》自序

## 第七章 留美回眸

- 110 在美留学的三年
- 114 好梦——为《晨报》周年纪念作
- 115 往事(其二)(节选)
- 127 寄小读者(节选)

152 山中杂记——遥寄小朋友(节选)	222 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158 悼杜波依斯博士	224 仰望天安门
<b>第八章 燕园旧事</b>	225 走进人民大会堂
162 我回国的头三年	226 樱花赞
165 当教师的快乐	229 尼罗河上的春天
166 南归——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233 海恋
184 回忆中的胡适先生	235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
185 关于刘半农、刘天华兄弟	238 纪念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
186 追念振铎	<b>第十二章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b>
<b>第九章 抗战萍踪</b>	241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189 摆龙门阵——从昆明到重庆	242 他还在不停地写作
190 默庐试笔	244 绿的歌
193 力构小窗随笔	245 霞
198 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	245 国庆三十五周年感言
204 丢不掉的珍宝	248 我和北京
207 回忆“七七”	250 养猫
<b>第十章 东瀛鸿爪</b>	251 一个最充满了力量的汉字
209 无家乐	253 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
211 给日本的女性	254 我从来没觉得老
213 从重庆到箱根	255 关于文学研究会
215 从破旧的信说起	256 中国人的严谨的亲属称呼
——在东大讲台上	258 痛悼邓颖超大姐
216 一只木屐	259 从“一”数到“九十二”
<b>第十一章 感受新中国</b>	260 《中国现代散文精华》序
218 归来以后	260 我的“咪咪”不是波斯猫
219 一饭难忘	261 《雷洁琼文集》序
220 伟大的保证,伟大的关怀	262 纪念叶老诞辰 100 周年
	262 给《上海中学生知识报》的回信

# 第一章

## 故土之恋

### 我的故乡

我生于1900年10月5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7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故乡——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我从父母口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又极其亲切动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

我母亲说，我出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这所祖父租来的房子里，住着我们的大家庭。院里有一个池子，那时福州常发大水，水大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都游到我们的屋里来。

我的祖父谢銮恩（子修）老先生，是个教书匠，在城内的道南祠授徒为业。他是我们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我记得在我11岁那年（1911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的时候，在祖父的书架上，看到薄薄的一本套红印的家谱。第一位祖父是昌武公，以下是顺云公、以达公，然后就是我的祖父。上面仿佛还讲我们谢家是从江西迁来的，是晋朝谢安的后裔。但是在一个清静的冬夜，祖父和我独对的时候，他忽然摸着我的头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呵。”说到这里，他就原原本本地讲起了我们贫寒的家世。原来我的曾祖父以达公，是福建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这和我们现在遍布全球的第一代华人一样，都是为祖国的天灾人祸所迫，飘洋过海，靠着不用资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业）、厨刀（饭馆业）、剃刀（理发业）起家的，不过我的曾祖父还没有逃得那么远！

那时做裁缝的是一年三节，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才可以到人家去要账。这一年的春节，曾祖父到人家要钱的时候，因为不认得字，被人家赖了账，他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就含泪走了出去，半天没有进来。曾祖父出去看时，原来她已在墙角的树上自缢了！他连忙把她解救了下来，两人抱头大哭；这一对年轻的

农民，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誓：将来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拼死拼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好替父亲记账、要账。但是从那以后我的曾祖母却一连生了4个女儿，第5胎才来了一个男的，还是难产。这个难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谢子修先生，乳名“大德”的。

这段故事，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的感触也极大！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都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的。我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曾祖父的四女儿，我的祖母们，仅仅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就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当我把这段意外的故事，告诉我的一个堂哥哥的时候，他却很不高兴地问我是听谁说的？当我告诉他这是祖父亲口对我讲的时候，他半天不言语，过了一会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这段故事再讲给别人听。当下，我对他的“忘本”和“轻农”就感到极大的不满！从那时起，我就不再遵守我们谢家写籍贯的习惯。我写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的“福建闽侯”，而是“福建长乐”，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我这一辈子，到今日为止，在福州不过前后呆了两年多，更不用说长乐县的横岭乡了。但是我记得在1911年到1912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的见面礼，那是100个银角子，合起来值10银元。父亲把这—个红纸包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1920年前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讲的就是这个故事。现在这张剪报也找不到了。

从祖父和父亲的谈话里，我得知横岭乡是极其穷苦的。农民世代在田地上辛勤劳动，过着蒙昧贫困的生活，只有被卖去当“戏子”，才能逃出本土。当我看到那包由100个银角子凑成的“见面礼”时，我联想到我所熟悉的山东烟台东山金钩寨的穷苦农民来，我心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来的难过的滋味！

我很爱我的祖父，他也特别地爱我，一来因为我不常在家，二来因为我虽然常去看书，却从来没有翻乱他的书籍，看完了也完整地放回原处。1911年我回到福州的时候，我是时刻围绕在他的身边转的。那时我们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这个住址，现在我写起来还非常

地熟悉、亲切。因为自从我会写字起，我的父母就时常督促我给祖父写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写。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的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子才）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纾（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

我们这所房子，有好几个院子，但它不像习北方“四合院”的院子，只是在一排或一进屋子的前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每个“天井”里都有一口井，这几乎是福州房子的特点。这所大房里，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客室和书房。几乎所有的厅堂和客室、书房的柱子上墙壁上都贴着或挂着书画。正房大厅的柱子上有红纸写的很长的对联，我只记得上联的末一句是“江左风流推谢傅”，这又是对晋朝谢太傅攀龙附凤之作，我就不屑于记它！但这些挂幅中的确有许多很好很好值得记忆的，如我的伯叔父母居住的东院厅堂的楹联，就是：

海阔天高气象

风光月霁襟怀

又如西院客室楼上有祖父自己写的：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

这两副对联，对我的思想教育极深。祖父自己写的横幅，更是到处都有。我只记得有在道南祠种花诗中的两句：

花花相对叶相当

红紫青蓝白绿黄

在西院紫藤书屋的过道里还有我的外叔祖父杨维宝（颂岩）老先生送给我祖父的一副对联，是：

有子才如不羁马

知君身是后凋松

那几个字写得既圆润又有力，我很喜欢这一副对子，因为“不羁马”夸奖了他的侄婿、我的父亲，“后凋松”就称赞了他的老友，我的祖父！

从“不羁马”应当说到我的父亲谢葆璋（镜如）了。他是我祖父的第三个儿子。我的两个伯父，都继承了我祖父的职业，做了教书匠。在我父亲 17

岁那年，正好祖父的朋友严复（又陵）老先生，回到福州来招海军学生，他看见了我的父亲，认为这个青年可以“投笔从戎”，就给我父亲出了一道诗题，是“月到中秋分外明”，还有一道八股的破题。父亲都做出来了。在一个穷教书匠的家里，能够有一个孩子去当“兵”领饷，也还是一件好事。于是我的父亲就穿上一件用伯父们的两件长衫和半斤棉花缝成的棉袍，跟着严老先生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师学堂，去当了一名驾驶生。

父亲大概没有在英国留过学，但是作为一名巡洋舰上的青年军官，他到过好几个国家，如英国、日本。我记得他曾气愤地对我们说：“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一首国歌都没有！我们到英国去接收我们中国购买的军舰，在举行接收典礼仪式时，他们竟奏一首《妈妈好糊涂》的民歌调子，作为中国的国歌，你看！”

甲午中日海战之役，父亲是威远舰上的枪炮二副，参加了海战。这艘军舰后来在威海卫被击沉了。父亲泅到刘公岛，从那里又回到了福州。

我的母亲常常对我谈到那一段忧心如焚的生活。我的母亲杨福慈，14岁时她的父母就相继去世，跟着他的叔父颂岩先生过活，19岁嫁到了谢家。她的婚姻是在她9岁时由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做诗谈文时说定的。结婚后小夫妻感情极好，因为我父亲长期在海上生活，“会少离多”，因此他们通信很勤，唱和的诗也不少。我只记得父亲写的一首七绝中的三句：

×××××××，  
此身何事学牵牛。  
燕山闽海遥相隔，  
会少离多不自由。

甲午战争爆发后，因为海军里福州人很多，阵亡的也不少，因此我们住的这条街上，今天是这家糊上了白纸的门联，明天又是那家糊上白纸门联。母亲感到这副白纸门联，总有一天会糊到我们家的门上！她悄悄地买了一盒鸦片烟膏，藏在身上，准备一旦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她就服毒自尽。祖父看到了母亲沉默而悲哀的神情，就让我的两个堂姐姐日夜守在母亲身旁。家里有人还到庙里去替我母亲求签，签上的话是：

筵已散，  
堂中寂寞恐难堪，  
若要重欢，  
除是一轮月上。

母亲半信半疑地把签纸收了起来。过了些日子，果然在一个明月当空的

夜晚，听到有人敲门，母亲急忙去开门时，月光下看见了辗转归来的父亲！母亲说：“那时你父亲的脸，才有两个指头那么宽！”

从那时起，这一对年轻夫妻，在会少离多的六七年之后，才厮守了几个月。那时母亲和她的3个妯娌，每人10天，大家轮流做饭，父亲便代母亲劈柴、生火、打水，做个下手。不久，海军名宿萨鼎铭（镇冰）将军，就来了一封电报，把我父亲召出去了。

1912年，我在福州时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头几天我还很不惯，偷偷地流过许多眼泪，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怕大家庭里那些本来就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会出来劝我辍学！但我很快地就交上了许多要好的同学。至今我还能顺老师上班点名的次序，背诵出十几个同学的名字。福州女师的地址，是在城内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旧家第宅，我记得我们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里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石桥，连接在两处亭馆之间。我们的校长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之一的方声洞先生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们的作文老师是林步瀛先生。在我快离开女师的时候，还来了一位教体操的日本女教师，姓石井的，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在这所学校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赞侯），又来了一封电报，把父亲召出去了。不久，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

我对于故乡的回忆，只能写到这里，十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地畅快挥写过！我的回忆像初融的春水，涌溢奔流，十几年来，睡眠也少了，“晓枕心气清”，这些回忆总是使人欢喜而又惆怅地在我心头反复涌现。这一幕一幕的图画或文字，都是我的弟弟们没有看过或听过的，即使他们看过听过，他们也不会记得懂得的，更不用说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了。我有时想如果不把这些写记下来，将来这些图文就会和我的刻着印象的头脑一起消失。这是否可惜呢？但我同时又想，这些都是关于个人的东西，不留下或被忘却也许更好。这两种想法在我心里矛盾了许多年。

1936年冬，我在英国的伦敦，应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之约，到她家喝茶。我们从伦敦的雾，中国和英国的小说、诗歌，一直谈到当时英国的英王退位和中国的西安事变。她忽然对我说：“你应该写一本自传。”我摇头笑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风习，而且关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写的。”她说：“我倒不是要你写自己，而是要你把自己作为线索，把当地的一些社会现象贯穿起来，即使是关于个人的一些事情，也可作为后人参考的史料。”我当时没有说什么，谈锋又转到别处去了。

事情过去 43 年了，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她的话也有些道理。“思想再解放一点”，我就把这些在我脑子里反复呈现的图画和文字，奔放自由地写在纸上。

记得在半个世纪之前，在我写《往事》（之一）的时候，曾在上面写过这么几句话：

索性凭着深刻的印象，  
将这些往事  
移在白纸上罢——  
再回忆时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这几句话，现在还是可以应用的。把这些图画和文字，移在白纸上之后，我心里的确轻松多了！

1979 年 2 月 21 日

## 我的父母之乡

清晓的江头，  
白雾茫茫；  
是江南天气，  
雨儿来了——  
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  
却原来还有碧绿的江，  
这是我父母之乡！  
——《繁星》156

福建福州永远是我的故乡，虽然我不在那里生长，但它是我的父母之乡！  
到今日为止，我这一生中只回去过两次。第一次是 1911 年，是在冬季。从严冷枯黄的北方归来，看到展现在我眼前的青山碧水，红花绿叶，使我惊讶而欢喜！我觉得我的生命的风帆，已从蔚蓝的海，驶进了碧绿的江。这天我们在闽江口从大船下到小船，驶到大桥头，来接我们的伯父堂兄们把我们包围了起来，他们用乡音和我的父母热烈地交谈。我的五岁的大弟弟悄悄地

用山东话问我说：“他们怎么都会说福州话？”因为从来在我们姐弟心里，福州话是最难懂难说的！

这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就过起了福州城市的生活。新年、元宵、端午、中秋……岁时节日，吃的玩的都是十分丰富而有趣。特别是灯节，那时我们家住在南后街，那里是灯市的街，元宵前后，“花市灯如昼”，灯影下人流潮涌，那光明绚丽的场景就说不尽了。

第二次回去，是在1956年，也是在冬季。那时还没有鹰厦铁路，我们人大代表团是从江西坐汽车进去的。一路上红土公路，道滑如拭，我还没有看见过土铺的公路，维修得这样平整的！这次我不但到了福州，还到了漳州、泉州、厦门、鼓浪屿……那是祖国的南疆了。在厦门前线，我还从望远镜里看见了金门岛上的行人和牛，看得很清楚……

回忆中的情景很多，在此就不一一描写了。总之，我很喜欢我的父母之乡。那边是南国风光，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小溪流更是清可见底！院里四季都有花开。水果是从枇杷、荔枝、龙眼，一直吃到福桔！对一个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惬意的呢？

我在故乡走的地方不多，但古迹、侨乡，到处可见，福建华侨，遍于天下。我所到过的亚、非、欧、美各国都见到辛苦创业的福建侨民，握手之余，情溢言表。在他们家里、店里，吃着福州菜，喝着茉莉花茶，使我觉得作为一个福建人是四海都有家的。

我的父母之乡是可爱的。有人从故乡来，或是有朋友新近到福建去过，我都向他们问起福建的近况。他们说：福建比起二十多年前来，进步得不可辨认了。最近呢，农业科学化了，又在植树造林，山岭田地更加郁郁葱葱了。他们都动员我回去看看，我何尝不想呢？不但我想，在全世界的天涯海角，更不知有多少人在想！我愿和故乡的人，以及普天下的福建侨民，一同在精神和物质文明方面，把故乡建设得更美好！

1982年3月29日

## 故乡的风采

1911年冬天当我从波澜壮阔的渤海边的山东烟台，回到微波粼粼的碧绿

的闽江边的福建福州时，我曾写过这样的惊喜的话：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却原来还有这碧绿的江/这是我的父母之乡！

在这山清水秀，柳绿花红的父母之乡的大家庭温暖热闹的怀抱里，我度过了新年、元宵、端午、中秋等绚烂节日，但是使我永远不忘的却是端午节。

我的曾祖父是在端午那一天逝世的，所以在我们堂屋后厅的墙上，高高地挂着曾祖父的画像，两旁挂着一副祖父手书的对联是：

谁道五丝能续命

每逢佳节倍思亲

虽然每年的端午节，我们四房的十几个堂兄弟姐妹，总是互相炫示从自己的外婆家送来的红兜肚五色线缠成的小粽子和绣花的小荷包等，但是一看到祖父在这一天却是特别地沉默时，我们便悄悄地躲到后花园里去纵情欢笑。

对于我，故乡的“绿”，最使我倾倒！无论是竹子也好，榕树也好……其实最伟大的还是榕树。它是油绿油绿的，在巨大的树干之外，它的繁枝，一垂到地上，就入土生根。走到一棵大榕树下，就像进入一片凉爽的丛林，怪不得人称福州为榕城，而我的二堂姐的名字，也叫做“婉榕”。

福州城内还有三座山：乌石山、于山和屏山（1936年我到意大利的罗马时，当罗马友人对我夸说罗马城是建立在七座山头时，我就笑说：“在我们中国的福建省小小的围墙内，也就有三座山。）我只记得我去过乌石山，因为在那座山上有两块很平滑的大石头，相倚而立，十分奇特，人家说这叫做“桃办李片”，因为它们像是一片桃子和一片李子倚在一起，这两片奇石给我的印象很深。

现在我要写的是：“天下之最”的福州的健美的农妇！我在从闽江桥上坐轿子进城的途中，向外看时惊喜地发现满街上来来往往的尽是些健美的农妇！她们皮肤白皙，乌黑的头发上插着左右三条刀刃般雪亮的银簪子，穿着青色的衣裤，赤着脚，袖口和裤腿都挽了起来，肩上挑的是菜筐、水桶以及各种各色可以用肩膀挑起来的東西，健步如飞，充分挥洒出解放了的妇女的气派！这和我在山东看到的小脚女人跪在田地里做活的光景，心理上的苦乐有天壤之别。我的心底涌出了一种说不出的痛快！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也见到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农村妇女，觉得天下没有一个国家的农村妇女，能和我故乡的“三条簪”相比，在俊俏上，在勇健上，在打扮上，都差得太远了！

我也不要光谈故乡的妇女，还有几位长者，是我祖父的朋友，在国内也是名人：第一位是严复老先生，就是他把我这17岁的父亲带到他任教的天津

水师学堂去的。我在父亲的书桌上看到了严老先生译的英国名家斯宾塞写的《群学肆言》和穆勒写的《群己权界论》等等。这些社会科学的名著，我当然看不懂，但我知道这都是风靡一时的新书，在社会科学界评价很高。

在祖父的书桌上，我还看到一本线装的林纾译的《茶花女遗事》。那是一本小说，林纾老先生不懂外文，都是别人口述，由他笔译的。我非常喜欢他的文章，只要书店里有林译小说，我都去买来看。他的译文十分传神，以后我自己能读懂英文原著时，如《汤姆叔叔的小屋》，林译作《黑奴吁天录》，我觉得原文就不如译本深刻。

关于林纾（琴南）老先生，我还从梅兰芳先生那里听到一些轶事。那是五十年代中期，我们都是人大代表的时候，梅先生说：他和福芝芳女士结婚时，林老先生曾送他们一条横幅，“芝兰之室”。还有一次是为福建什么天灾（我记得仿佛那是我十三四岁时的事）募捐在北京演戏，梅先生不要报酬，只要林琴南老先生的一首诗，当时梅先生曾念给我听，我都记不完了，记得是：

雪作精神玉不瑕  
××××鬓堆鸦  
剧怜宝月珠灯夜  
吹彻银笙演葬花

此外还有林则徐老先生，他的丰功伟业，如毅然火烧英商运来的鸦片，以及贬谪后到了伊犁，为吐鲁番农民掘“坎儿井”的事，几乎家喻户晓不必多说了。我却记得我福州家里有他写的一副对联：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比他们年轻的一代，如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上，我找到已知是福建人的有三位：方声洞，林觉民，陈可钧，而陈可钧还得叫我表姑呢。

一提起我的父母之乡，我的思绪就纷至沓来，不知从哪里说起，我的客人又多，这篇文章不知中断了几次，就此搁笔吧。在此我敬祝我的人杰地灵的父母之乡，永远像现在这样地繁荣富强下去！

1990年4月29日

## 第二章

### 缅怀亲友

#### 我的祖父

关于我的祖父，我在许多短文里，已经写过不少了。但还有许多小事，趣事，是常常挂在我的心上。我和他真正熟悉起来，还是在我 11 岁那年回到故乡福州那时起，我差不多整天在他身边转悠！我记得他闲时常到城外南台去访友，这条路要过一座大桥，一定很远，但他从来不坐轿子。他还说他一路走着，常常遇见坐轿子的晚辈，他们总是赶紧下轿，向他致敬。因此他远远看见迎面走来的轿子，总是转过头去，装作看街旁店里的东西，免得人家下轿。他说这些年来，他只坐过两次轿子：一次是他手里捧着一部曲阜圣迹图（他是福州尊孔兴文会的会长），他觉得把圣书夹在腋下太不恭敬了，就坐了轿子捧着回来；还有一次是他的老友送给他一只小狗，他不能抱着它走那么长的路，只好坐了轿子。祖父给这只小狗起名叫“金狮”。我看到它时，已是一只大狗了。我握着它的前爪让它立起来时，它已和我一般高了，周身是金灿灿的发亮的黄毛。它是一只看家的好狗，熟人来了，它过去闻闻就摇起尾来，有时还用后腿站起，抬起前爪扑到人家胸前；生人来了，它就狂吠不止，让一家人都警惕起来。祖父身体极好，但有时会头痛，头痛起来就静静地躺着，这时全家人都静悄悄起来了，连“金狮”都被关到后花园里。我记得母亲静悄悄地给祖父下了一碗挂面，放在厨房桌上，四叔母又静悄悄地端起来，放在祖父床前的小桌上，旁边还放着一小碟子“苏苏”熏鸭。这“苏苏”是人名，也是福州鼓楼一间很有名的熏鸭店名。这熏鸭一定很贵，因为我们平时很少买过。

祖父对待孙女们一般比孙子们宽厚，我们犯了错误，他常常“视而不见”地让它过去。我最记得我和我的三姐（她是四叔母的女儿，和我同岁）常常给祖父“装烟”，我们都觉得从他嘴里喷出来的水烟，非常好闻。于是在一次他去南台访友，走了以后（他总是扣上前房的门，从后房走的），我们仍在他房里折叠他换